

衢州一中推出周末家长陪读制,要不要父母陪,孩子说了算  
学校说这是由家长发起倡议的,目的在于沟通,不在于监督

# 晚自习,我的同桌是老爸

本报记者 盛伟 文/摄

1月6日,周六,晚上7点。

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(以下简称衢州一中)教室的日光灯,在寒夜里发着明亮的光。

高一学生张帆在做习题,爸爸张建华坐在一旁,时而欣慰地看看儿子,时而低头写字。

这是衢州一中这学期开始的周末家长陪学制,在周末的夜晚,家长可以陪孩子在教室里学习。

左边孩子在自修  
右边家长在写诗

周六原本是寄宿生回家与父母团聚的时间,但衢州一中一楼的几间教室里依旧亮着灯。

衢州一中的一位老师说,有些学生因为各种原因周末不想回家,可以自愿去教室自习。周末学校会开放几间教室,“有点类似大学里的图书馆,也会有值班教师维持秩序或者答疑解惑。”

43岁的张建华是做销售的,在他看来,这是和儿子一起学习的机会,他下午5点多钟就到了学校。“儿子在家里很随性,也会自觉学习,但更多时间会去玩游戏。教室学习氛围浓,孩子既能好好学习,我又能看着他专注学习的样子,这种感觉很好。”

晚上7点,张建华关了手机,默默地坐在教室里。“离开校园生活很久了,坐在这里的感觉很纯真,也会诗兴大发,其实我平时是不写诗的,坐在这里就是想写。”

陪儿子上了两个小时的晚自习,一首小诗也在张建华笔尖流出一——

这个冬天不太冷

寒风越过树梢想挤进门缝钻进孩子们的衣领

风在门前探了个头溜走了

这个冬天不太冷

冰雪已经模糊了玻璃,里面的人儿印在上面

脸蛋儿红红的

这个冬天不太冷

沙沙的书写声,让冰冻的呻吟渐渐停息,也来欣赏这美丽的声音



张建华自认为这首诗写得“很有感觉,只要从爱孩子的方面想,你就会理解”。

而17岁的张帆对老爸来陪读,表现得很大度随性:“我是喜欢在家里,家里可以玩游戏,但他想来陪就过来陪呗。反正我是那种爱学习的孩子,他看我学习这么苦,会更理解我的。”

陪读由众多家长发起  
要不要陪读孩子说了算

家长陪读,孩子会不会不自在?

衢州一中高一(1)班班主任王燕飞告诉钱江晚报记者,家长陪学制是由家长提出来、班主任讨论、报学校同意后实行的:“家长要不要陪读,是征求过孩子同意的。”

这个学期刚开学,就有家长在微信群里提出陪孩子去教室上晚自习的想法,这个提议随即被众多家长点赞。

很快,陪孩子在教室学习的想法,在衢州一中的各个家长群里蔓延开来。“仅仅一天,学校里所有班主任都收到了家长想陪读的申请。”王燕飞说。

各个班主任迅速收集起家长的愿望,综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制定出这样一种陪读制:按照自觉自愿的原则,家长可以在双休日晚上来教室陪孩子晚自习,值班老师会在现场维持秩序和答疑解惑。

“原则是要求学生的父亲、母亲陪读,根

据家长的实际作息时间进行调度,我们是希望每个学生的家长至少一个学期来陪读一次。”王燕飞说,家长陪不陪读,学校会尊重每一个孩子的意见,孩子不愿意家长来,班主任会建议家长不要来,“孩子的意见很重要。”

校方称这不是督学  
主要目的在于沟通

周末家长陪读晚自习,在衢州一中开展了三个多月,数百个家长已经有了陪孩子一起上晚自习的经历。

“上高中后,孩子的学习越来越紧张,爱学习的孩子会渐渐和父母接触少起来,关系也会有些微妙的改变,父母因为工作忙也会无形之中疏远孩子,有了这个陪读制后,孩子和家长的心更近了,而老师、学生、家长之间沟通更顺畅了。”

王燕飞说,从这个学期的陪读情况来看,效果还是很明显的。“尤其是老师和家长的沟通上顺畅了很多,老师了解学生在家里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征后,师生沟通更容易,老师对家长的建议也会更精准,更利于孩子学习。”

衢州一中副校长傅林峰对家长陪读晚自习的效果表示满意:“沟通是教育里不可或缺的一环,有人认为家长陪读是督学,我们则立足于陪伴和沟通。在实施的过程中还有待完善的地方,我们会逐渐改进,但便于沟通的宗旨不会变。”

家长和孩子周末一起在上晚自习,左一为张建华。

《清晨寒风中,他骑着单车突然倒下》后续

## 你没看够的世界,他们替你看

36岁的杭州男人,2个月前才升级当了爸爸。却在寒冷的冬日早上,骑着单车突然晕倒扑地。虽然路过的市民一拨拨接力进行心肺复苏抢救,他最终还是在医院撒手人寰。让人钦佩的是,在这样巨大的悲痛突然袭来时,家属同意捐赠男子的眼角膜。

昨天中午,钱报记者从浙江省人民医院了解到,男子的眼角膜捐赠成功了。

浙江省人民医院眼科中心副主任医师潘青说,捐赠手术在1月6日下午6时顺利结束,“我们已经通知了两名排队等待角膜移植

的病人,明后天进行移植手术。”

潘青说,男子的眼角膜至少将帮助两名患者重见光明,“捐赠的角膜是非常宝贵的资源,我们会根据患者眼睛病变的不同部位进行针对性使用,这样可以让更多的患者康复。”

接下来安排的手术主要是取中央眼角膜部位,帮助一名55岁的大伯和一名生活在黑暗里30多年的病患重见光明。“55岁这位患者单眼失明已经6年了,听说这次排到了自己,很开心。”潘青说,另一位患者双眼失明30多年,近两年才听说有角膜移植手术。1

年多前进行单眼移植后,想更清楚地看看这个世界,于是又排上了队。

对于家属捐赠角膜的义举,潘青也很有感触,“这次的捐赠是家属在男子临终时决定的,我们也很感动,这很不容易。这也说明这些年来,大家捐赠意识的提高。”

潘青说,仅2017年12月份,他们就接受了五位市民的眼角膜捐赠,捐赠人里年纪最小的24岁,最大的50岁,“正因为他们,很多患者的等待时间大大缩减了。”

本报记者 金洁璐 通讯员 宋黎胜